

五代史記

三代史記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二

死節傳第二十

語曰世亂識忠臣誠哉五代之際不可以爲無人吾得全節之士三人焉作死節傳

王彥章

裴約 劉仁瞻附

王彥章字子明鄆州壽昌人也少爲軍卒事梁太祖爲開封府押衙左親從指揮使行營先鋒馬軍使末帝即位遷濮州刺史又徙澶州刺史彥章爲人驍勇有力能跣足履棘行百步持一鐵鎗騎而馳突奮疾如飛而佗人莫能舉也軍

中號王鐵鎗梁晉爭天下爲勁敵獨彥章心常輕晉王謂人曰亞次鬪雞小兒耳何足懼哉梁分魏相六州爲兩鎮懼魏軍不從遣彥章將五百騎入魏屯金波亭以虞變魏軍果亂夜攻彥章彥章棄魏降晉晉軍攻破瀘州虜彥章妻子歸之太原賜以第宅供給甚備間遣使者招彥章彥章斬其使者以自絕然晉人畏彥章之在梁也必欲招致之待其妻子愈厚自梁失魏博與晉夾河而軍彥章常爲先鋒遷汝鄭二州防禦使匡國軍節度使是時晉已盡有河北以鐵鎖斷

德勝口築河南北爲兩城號夾寨而梁末帝昏
亂小人趙巖張漢傑等用事大臣宿將多被讒
間彥章雖爲招討副使而謀不見用龍德三年
夏晉取鄆州梁人大恐宰相敬翔顧事急以繩
內靴中入見末帝泣曰先帝取天下不以臣爲
不肖所謀無不用今彊敵未滅陛下棄忽臣言
臣身不用不如死乃引繩將自經末帝使人止
之問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彥章不可末帝乃
召彥章爲招討使以段凝爲副末帝問破敵之
期彥章對曰三左右皆失笑彥章受而出馳

兩日至滑州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楊村命
甲士六百人皆持巨斧載治者具輜炭乘流而
下彦章會飲酒半佯起更衣引精兵數千沿河
以趨德勝舟兵舉鎖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
而彦章引兵急擊南城浮橋斷南城遂破蓋三
日矣是時莊宗在魏以朱守殷守夾寨聞彦章
爲招討使驚曰彦章驍勇吾嘗避其鋒非守殷
敵也然彦章兵少利於速戰必急攻我南城即
馳騎救之行二十里而得夾寨報者曰彦章兵
已至此至而南城破矣莊宗徹北城爲柵下楊

劉與彥章俱浮于河各行一岸每舟楫相及輒戰一日數十接彥章至楊劉攻之幾下晉人築壘博州東彥章引兵攻之不克還擊楊劉戰敗是時段凝已有異志與趙巖張漢傑交通彥章素剛憤梁日削而嫉巖等所爲嘗謂人曰俟吾破賊還誅姦臣以謝天下巖等聞之懼與凝叶力傾之其破南城也彥章與凝久爲捷書以聞凝遣人告巖等匿彥章書而上已書末帝初疑其事已而使者至軍獨賜勞凝而不及彥章軍士皆失色及楊劉之敗也凝乃上書言彥章使酒輕

敵而至於敗趙巖等從中日夜毀之乃罷彥章以疑爲招討使彥章馳至京師入見以笏畫地自陳勝敗之迹巖等諷有司劾彥章不恭勒還第唐兵攻兗州末帝召彥章使守捉東路是時梁之勝兵皆屬段凝京師祇有保鑾五百騎皆新捉募兵不可用乃以屬彥章而以張漢傑監之彥章至遞坊以兵少戰敗退保中都又敗與其牙兵百餘騎死戰唐將夏魯奇素與彥章善識其語音曰王鐵槍也舉稍刺之彥章傷重馬踣被擒莊宗見之曰爾常以孺子待我今日服

乎又曰爾善戰者何不守兗州而守中都中都
無壁壘何以自固彥章對曰大事已去非人力
可爲莊宗惻然賜藥以封其創彥章武人不知
書常爲俚語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其於
忠義蓋天性也莊宗愛其驍勇欲全活之使人
慰諭彥章彥章謝曰臣與陛下血戰十餘年今
兵敗力窮不死何待且臣受梁恩非死不能報
豈有朝事梁而暮事晉生何面目見天下之人
乎莊宗又遣明宗往諭之彥章病創卧不能起
仰顧明宗呼其小字曰汝非邈佶烈乎我豈苟

十一
活者遂見殺年六十一晉高祖時追贈彥章太
師與彥章同時裴約者潞州之牙將也莊宗以
李嗣昭爲昭義軍節度使約以裨將守澤州嗣
昭卒其子繼韜以澤潞叛降于梁約召其州人
泣而諭曰吾事故使二十餘年見其分財饗食士
欲報梁仇不幸早世今郎君父喪未葬違背君
親吾能死于此不能從以歸梁也衆皆感泣梁遣
董璋率兵圍之約與州人拒守求救於莊宗是時
莊宗方與梁人戰河上而已建大號聞繼韜叛降
梁頗有憂色及聞約獨不叛喜曰吾於繼韜何薄

於約何厚而約能分逆順邪顧符存審曰吾不
惜澤州與梁一州易得約難得也爾識機便爲
我取約來存審以五十騎馳至遼州而梁兵已
破澤州約見殺至周世宗時又有劉仁瞻者焉
仁瞻字守惠彭城人也父金事楊行密爲濠淝
二州刺史以驍勇知名仁瞻爲將輕財重士法
令嚴肅少略通兵書事南唐爲左監門衛將軍
黃表二州刺史所至稱治李景使掌親軍以爲
武昌軍節度使周師征淮先遣李穀攻自壽春
景遣將劉彥貞拒周兵以仁瞻爲清淮軍節度

使鎮壽州李穀退守正陽浮橋彥貞見周兵之
却意其怯急追之仁瞻以爲不可彥貞不聽仁
瞻獨按兵城守彥貞果敗於正陽卅宗攻壽州
圍之數重以方舟載礮自淝河中流擊其城又
束巨竹數十萬竿上施版屋號爲竹龍載甲士
以攻之又決其水砮入于淝河攻之百端自正
月至四月不能下而歲大暑霖雨彌旬周兵
營寨水深數尺淮淝暴漲礮舟竹龍皆飄南岸
爲景兵所焚周兵多死卅宗東趨濠梁以李重
進爲廬壽都招討使景亦遣其元帥齊王景達

等列砦紫金山下爲夾道以屬城中而重進與
張永德兩軍相疑不協仁瞻屢請出戰景達不
許由是憤惋成疾明年正月世宗復至淮上盡
破紫金山砦壞其夾道景兵大敗諸將往往見
擒而景之守將廣陵馮延魯光州張紹舒州周
祚泰州方訥泗州范再遇等或走或降皆不能
守雖景君臣亦皆震懾奉表稱臣願割土地輸
貢賦以效誠款而仁瞻獨堅守不可下世宗使
景所遣使者孫晟等至城下示之仁瞻子崇諫
辛其父病謀與諸將出降仁瞻立命斬之監軍

使周廷構哭于中門救之不得於是士卒皆感泣願以死守三月仁瞻病甚已不知人其副使孫羽詐爲仁瞻書以城降世宗命昇仁瞻至帳前嘆嗟久之賜以玉帶御馬復使入城養疾是日卒制曰劉仁瞻盡忠所事抗節無虧前代名臣幾人可比予之南伐得爾爲多乃拜仁瞻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天平軍節度使仁瞻不能受而卒年五十八世宗遣使弔祭喪事官給追封彭城郡王以其子崇讚爲懷州刺史賜莊宅各一區李景聞仁瞻卒亦贈太師壽州故治壽春

世宗以其難尅遂徙城下蔡而復其軍曰忠正軍曰吾以旌仁瞻之節也

嗚呼天下惡梁父矣然士之不幸而生其時者不爲之臣可也其食人之祿者必死人之事如彥章者可謂得其死哉仁瞻旣殺其子以自明矣豈有垂死而變節者乎今周世宗實錄載仁瞻降書蓋其副使孫羽等所爲也當世宗時王環爲蜀守秦州攻之久不下其力屈而降世宗頗嗟其忠然止於爲大將軍視世宗待二人之薄厚而考其制書乃知仁瞻非降者也自古忠

臣義士之難得也五代之亂三人者或出於軍卒或出於僞國之臣可勝嘆哉可勝嘆哉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二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三

死事傳第二十一

嗚呼其哉自開平訖于顯德終始五十三年而天下五代士之不幸而生其時欲全其節而不二者固鮮矣於此之時責士以死與必去則天下爲無士矣然其習俗遂以苟生不去爲當然至於儒者以仁義忠信爲學享人之祿任人之國者不顧其存亡皆恬然以苟生爲得非徒不知愧而反以其得爲榮者可勝數哉故吾於死事之臣有所取焉君子之於人也樂成其美而